

革命的基督教

華德教授著
簡又文編譯

徐濟題



中華基督教文社出版

32110

序

去歲華德博士來華講演，極得我國人士的歡迎。本書係由簡君及文將博士在華講演之一部及其著述多篇編譯而成。其內容係將基督教的真理，施之於社會革命，敷陳要義，詳細無遺。

基督教向來所宣傳的爲「個人福音」。這種理論，未免過於偏狹；故爲近世主義者所排擊。華德博士能洞悉其弊，以爲徒傳個人福音，是不適宜於近世革命的潮流，所以他極力主張「社會的福音」；因爲社會的經濟、政治、教育……狀況不改，其影響於個人是很大的。

從來基督教的最大缺點，就是以麻醉性的教義灌輸於教徒，故一般的革命者驟以爲基督教徒是「不革命」的。今華德博士能揭發革命的基督教，而使一般的基督教徒，洗滌其從前基督教的舊習，實爲基督教徒開一新紀元。

在這個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不革命」就無以得到我們自由之路。我很希望

基督教的革命 序

二

信仰基督教的人們，一致加入革命戰線，共同努力去做國民革命的工作。

孫科民國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於廣州

序

曩者人恆病余對基督教則言革命，對革命則言基督教，二者皆不以余爲知言。殊不知余所負之使命卽存乎其間。今者余之使命亦旣告一段落，蓋已不欲重爲不知者道矣。乃簡君又文忽出其編譯之美國華德教授所著，名之曰「革命的基督教」，堅囑余爲序。却之不得，不禁見獵心喜，是卽余昔日所欲爲基督教棒喝者也。基督教自彼得約翰保羅等展轉傳訛，以訖後世，幾不復知耶穌所言爲何事。余嘗謂耶穌非傳宗教，乃發明一種世界革命主義。當時不能直達，遂假猶太教之經典以文之。其實所言卽反對治者階級及智識階級，打破資本主義，改造社會，解放婦女等，爲後世社會主義之權輿，所異者有思想而無方法耳。門徒未明真諦，誤爲神權，以教會爲實現其空想之法，去耶穌主義遠矣。惟門徒尙知耶穌兼有改造國家之思想，而後此以訛傳訛之教會，復變爲個人主義，雖彼得約翰保羅之教而亦失之，况耶穌主義乎。雖然，基督教自身本屬革命的，其傳說中不無革命思想之遺留，

而基督徒之參加革命者，古今中外亦不少其人。是則對基督教言革命固有可能，抑亦所以求其復於耶穌主義之道也。今世人類之覺悟者，莫不立於革命戰綫，以與世界帝國主義奮鬥。不幸此帝國主義即產生於基督教國，然則基督教將自認爲帝國主義乎，抑將求耶穌主義而反對帝國主義乎。基督教之教義不得謂非欲爲人類謀解放，而其實乃附利帝國主義以求自身之生存，甚至不惜爲帝國主義之工具，無乃教會之過歟。今之教會能否存在，與基督教能否存在本非一問題；而今之基督教能否存在，與耶穌主義能否存在，尤決非一問題也。總之耶穌主義已有世界革命主義發揮而光大之。（不論有無宗教形式，亦不問其是否反對宗教。）而基督教猶墨守已過去之舊說，無惑乎覺悟之人類不復問津矣。倘基督教而致力於革命之工作，果成爲革命的基督教，則基督教尙有存在之價值，又復奚疑。贊之著者譯者以爲何如。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一日徐謙序於廣州

革命的基督教

目錄

序

序

引言

介紹華德教授

革命的基督教

耶穌的革命精神

耶穌的經濟學

信仰的功用

社會改造中宗教之地位

革命的基督教 目錄

編者 孫科
編者 徐謙

致中國基督徒學生書

張志新譯太簡校

社會信條

宗教之挑戰

爲甚麼我信要給人公道的待遇？

聖經與無產階級運動

德謨克拉西之宗教

怎樣救濟文化

俠公譯

宗教的良機

吳天醉譯

勞動運動的貢獻

社會科學與宗教

吳天醉譯

營利是不是經濟的目標？

銘南譯

基督徒的剩餘利益觀

本魯譯

革命的基督教

引言

這個時代乃是一個革命的時代，在過渡時期中的中國尤其是如此。你看哪，主張革命者或革命政府所定人之「反革命」的罪名，比諸反動派及帝國主義者誣以「赤化」之罪還厲害得幾分。非基督教者反對基督教之第一個大理由也就是以其爲「反革命」的。所以在這革命的時代中編印一本書以研究基督教是否有革命的性質的，也算是切合時勢的要求的吧。

在我們懂得基督教的真性質的，就說基督教本來是革命的宗教，而在這時代提倡「革命的基督教」也不過是將基督教之真相用現代人的眼光重新表現出來以應付時勢的需要——這不過是一種重定價值及機體的適應作用而已。然而在不知我者，心懷反對我仇恨我之成見，不管真僞是非總是要假借大題目

以弄謫基督教者。觀此，又要罵我們爲「蝙蝠派」爲「滑頭」爲「人云亦云」——至到現在又談「革命的基督教」了！

在這裏，我們不欲從消極方面同非基督教者打筆墨官司，我們只欲從積極方面揭出革命的基督教之真面目，兼發放其革命的眞勢力。然而有幾個意思不能不提前約略說及以作我們研究這正題的開路先鋒。

謂基督教爲「反革命」者，未嘗無一點根據。給予他們以此項根據者，並非他人，就是基督教裏許多中外宣教士、教師及教徒——此輩自身也。誤以基督教爲「反革命」的，何以見之？則見之於其所篤守的自中古傳來的因襲神學及信仰。他們豈不是相信「萬事早由上帝作主安排的」嗎？與此相輔而行的豈不是尙有「順天安命」的人生觀嗎？如此，吾人亦惟有保持上帝所預定的所把持的現狀，不敢稍事——甚且不敢或言——改革了。以故，無論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無論那種萬惡的社會制度之殘賊人生、禁錮人生、壓迫人生至如何程度，而凡具有如此信仰及

人生觀的基督教徒斷不敢稍萌改革之念了。以故，無論自身所受之痛苦，社會所充塞的弊害罪惡，民族國家之衰弱頹敗，及世界人類之不能共度太平幸福的生活，至如何程度，這一輩的教徒都以爲是「天命」是「神意」是自己生前預定的「命運」了。天命可逆耶？神意可改耶？命運可轉耶？處此無可奈何無可能爲之「暫時」的「人世」，亦惟有俯首降心屈服於「自然」而已，而所以勗慰人生之道則靠一種具麻醉作用的信仰以度人脫離此苦惱的現世生活以入於虛縵的他世來世，永福也。此所以歐美基督教會裏現在仍有不少的宣教士，教徒，帝國主義者和資本主義們，或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都本着同樣的信仰和人生觀以維護社會上現行的萬惡制度。審此則社會主義者之反對之攻擊，亦有由來矣。

基督教完全是倫理的宗教，神學不過是其在每一時代每一環境附麗而生之知識的產物。基督教根本是以生命爲中心的宗教；爲發展生命和促進生命的宗旨無一無地不要鏟除及改革一切殘害，禁錮，和壓迫人生的惡勢力和惡制度。

既是倫理的和以生命爲中心的宗教，基督教不能不是革命的宗教。可惜信教者與非教者尙有許多人同樣未能洞明其真理真相，所以在這革命的時代中，自然發生一點風潮了。但真理愈研究而愈顯明；吾們不要懼怕，不要畏縮，也不要憂慮，惟有放大膽量，打開心門，大踏步只管迎上前去——要從這個一千九百多年的精神寶藏裏搜求前此未明白未注意的革命真理。如此幹去，爲基督作辯證到是小事，放發蘊藏其中的大勢力以革故鼎新，以救亡援溺，還以創建「新社會」——這正是大事。

在別一方面，我們再要除去一個誤解。常人心目中所謂「革命」恆視爲持手鎗擲炸彈流血暴動之意義，而凡以爲不採用此手段以達到改革的目的者便是反革命——至少也不算是革命了。此誤解之所以爲誤，有兩點。一則只以革命爲手段，而不知其尤爲重大的意義乃是革命也是目的——要求改造社會或制度至符合其理想；而求達革命的目的者，未必常要用革命的手段也。其次則只以暴動武

力爲革命手段，而不知此外尙有其他。綜此兩點，則基督教不常用革命的手段，更不鼓吹暴動武力的手段，人遂以其爲「反革命」了。今之社會學者，大抵主張以進化的手段而達到革命的目的，而革命的手段所不能不偶一用之者，則以其或爲掃除進化之障礙之必要，此路一通，不能不聽進化說最後的一句話了。任你的說話如何大聲，任你的炸彈如何暴烈，也不能跳過進化的範疇以從捷徑達所欲達的目的。這是科學——進化學，的教訓。

再有一種誤解於此不能不說明者，則以吾國人概念中所謂「革命」大都以爲是限於政治範圍，而不知社會一切現象中——若經濟，若宗教，若社會組織，無一不可施行革命。有此誤解，故熱心於政治革命之徒，見有組織的基督教對於政治運動向之活動的參預，遂以其爲反革命了。而除了政治界之外，其在經濟界，及在社會生活中一切活動皆所不計也。但智識較深的頭腦，當知經濟革命，社會革命，精神革命之爲眞革命，不特不亞于政治革命，而且尤爲重要的，爲根本的。以上

種種障礙所除，「革命的基督教」之真理乃可表現。

華德教授是一個社會學家，倫理學家，經濟學家，又是一個社會改造的實行家，美國社會改造運動中一個很有勢力的領袖。稱他爲一個社會革命家，孰曰不宜？但其改造社會及革命的理想，全是源出于基督教——不過不是平常的陳舊信仰的基督教，而都是革命的基督教。他發揮這題目，其言論當有很大的價值。——因他有社會的，經濟的，宗教的學理爲根據，次因他不是一個坐在交椅上徒唱高調空談無補的社會改造者，他是一個實行家，有三十年在社會上奮鬥革命的無價寶的經驗以爲根據。請讀下一篇「介紹華德教授」便知他發揮這題目的資格是蔑以加矣。

本書所選各篇，有爲華德教授去年春來華遊歷時之講演辭。他在各大學及學術團體所講者大都是工業，倫理，經濟等社會問題，惟在宗教團體則間有以宗教問題爲講演題目。編者爲其擔任筆譯之責，其關於社會問題之講演已輯有專

書另行發印。茲復將其關於宗教問題之講辭數篇，此外尚有前數年所記之講辭一篇，並其他散見於英文各雜誌之論說多篇，珠聯璧合，編成此集。所以名爲「革命的基督教」者，則以華德教授對於宗教基督教的觀念純是倫理的，社會的，革命的——卽奉其爲改革社會現狀及促進人生幸福的大勢力，而其主旨則是以基督教的倫理爲創造「新社會」的原則，此則是奉基督教爲達到革命目的之南針，與其工具了。舊神學舊信仰之謬見既盡除，而復有建設的積極的貢獻以爲替代。讀是書者，信能重新認識基督教的真相，而在新信仰的革命功用施行于個人及社會的生活中。苟中國的基督教共趨此方向以前進，則非基督教者固無能再加以「反革命」的罪名，而且從積極上更參加於民族中興社會改造之大運動中，而人將不言「宗教是人民的鴉片」而轉言「宗教是人民之興奮劑」，至於基督教自身之生命亦將可以與中華民國同垂不朽矣。

本書自「介紹華德教授」一篇起一連八篇俱曾在生命月刊登過。最後之

六篇曾在青年進步發表。今得兩刊之允許，轉載於此，是編者所極感謝的。其餘中間四篇是初次在本書發表的。各篇沒有署名的都是編者的譯筆。末了，編者再要感謝刊印本書的中華基督教文社——特別是玉成刊印此書之舉之人該社幹事沈圖莊先生。

簡又文中華民國十五年元旦北京

介紹華德教授

哈雷，華德教授 Prof. Harry F. Ward 在一八七三年生於英國，早年即移居於美。及長，他在西北大學畢業，後入哈佛大學從事於社會經濟等學科之專門研究。初畢業大學後，即任西北大學在芝加哥市所辦之社會服務處主任之職，後轉往該市屠場（Stock Yard 爲世界第一大屠場工人逾萬）爲勞働界服務。在此期內，他對於勞働界之爲「社會的公道」而奮鬥，極表同情，由是乃引起其一生爲社會的公道而効力之旨趣了。該市製衣工匠大罷工時，教授挺身參預其間，爲其很活動而有力的領袖，以舌以筆，激起全市輿論表同情於罷工者。罷工之舉，卒獲得美滿的效果。今日此製衣工匠聯合會，The Amalgamated Garment Workers Union 實爲美國工界實驗「工業的德謨克拉西」之一種最好的成績。教授居中導領之功不少也。同時，他任芝加哥市公會勞工委員會主席。該省（以立諾）省議會之能通過美國最初有之保護勞工的法律數條，即此委員會之力。

教授擬定「社會信條」(The Social Creed)即改造社會之方案。美以美教會即接納之以爲社會服務之準則。此信條後來竟爲全美各教會聯合會所採納，因而全國數千萬教徒對於勞工問題及社會問題，都能有更高尙的標準及更公道的理想。後來羅斯福組織進步黨，謀社會澈底之改革，其黨綱之大旨，即本此「社會信條」而擬定，教授亦即參預其內幕之一人也。時教授膺任上雷教會聯合會社會服務委員會副總幹事職，盡力運動各鋼鐵工廠廢除每禮拜做工七日之規則，卒得成功，使萬千工人七日中得以休息一日。他旋即進而謀在鋼鐵工業中廢除每日做工十二小時之苛待，亦得奏功。

離芝加哥後，教授卽入教育界，初任波士頓大學社會學教授職。越五年，紐約於仁神學院（爲美國最著名之神學院之一）提倡社會福音及新教義最力者，特聘其任倫理學教授，同時，哥林比亞大學師範院亦羅致之，兼以其所授各科目入社會學系課程。教授之專門研究，爲現代世界之勞工運動，社會學說，工業問題，